

# 我是怎样从阎王殿门口回来的



【明慧网】我王惠君，女，73岁，家住成都市金牛区四川交通大学住宅小区。1987年成为佛教居士，烧香拜佛17年。

2003年9月17日，我突然大便秘血不止，医院确诊为胃癌、直肠癌两癌齐发，医生说两癌并发不能手术，手术会让癌细胞扩散，人死得更快。

就这样我在家等待死神降临，每大便一次就拉血一便盆，枯瘦如柴，四肢无力，与瘫痪病人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拖到2004年9月，儿女为了却我的临终心愿，送我去资阳侄女家看望我大姐。第二天侄女单位的张大姐来家，看我这样就关心的问长问短。她说她是炼法轮功的。她说，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能救度我。她告诉我：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不定病就会好了。

当时我根本不相信，心想我念“阿弥陀佛”17年，没听说过哪个神佛、菩萨那么显灵？我还说了些对大法不尊重的话。大姐一家都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不要说这些话，张大姐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两个病人真好了，这个大法真是那么灵呀！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心里日夜坚持用心默念。第八天晚上，突然心里感觉很舒服，一身轻松发热，想站起来走路，随着心一想就站起来了，走出房门，大姐一家人惊叫一声，异口同声的喊起了“法轮大法好！”就这样，我从新站起来了。我不再拉血了，食、宿也正常了，精神也好了，一身轻松。而后就可干一点家务活儿了。我感觉一身啥病都没了，把一千多元钱的药丢进了垃圾桶。

10月12日，我自己坐汽车回成都。家里人一阵惊喜，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和我们佛教居士一阵轰动，问这问那。有人问：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医好的？有人笑话我说：你在阎王殿门口送了多少红包？我说：我既没住院，也没吃药打针，能从阎王殿门口回来是因为法轮大法救我，我没死成——我念了八天“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病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原来那些佛教居士，知道这事的人近二十人都开始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间不长，很多人各种各样的病都好了。大家说：我们烧香拜佛17年，只知道念“阿弥陀佛”，却不晓得还有这样真正高深的佛家大法。我们现在都要修炼“法轮大法”了。◇

## “江泽民不让我炼法轮功，差点害死我”

我叫刘素兰，河南新乡人，自从炼了法轮功后身体一身轻。1999年7月22日，江氏镇压法轮功，在压力面前我不炼了。一个月后，一次正下着楼，突然感到头疼，随后就坐下来，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时371医院告诉家人，这种病后半生都会像植物人一样，不会讲话了。

在医院3个星期后，我就在心里喊“李老师救我！”我就能开口说话了，也可以吃饭了。回家后，我就重新开始炼功。身体恢复非常快，很快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村里人都好奇的问：“你咋好的？咋好得这么？”

我说：“我是重新开始炼功，才好得这么快的。江泽民太坏了，不让我炼法轮功，差点害死我。”◇



# 明慧週報

●广东揭阳版● 第1期 2005年4月9日

## 墨尔本复活节游行中的精彩



【明慧网】2005年3月25至28日，澳大利亚维省墨尔本西北部的Bandigo迎来了传统的复活节。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四天的复活节活动。学员们租了摊位，摆上法轮功真象资料，还有“和平花瓣”手工台。有的作功法演示；有的在摊位前发资料，讲真象；有的教人制作纸莲花。摊位前经常会有很多人围在那里，他们在看，在听，在学……离开摊位时他们都带着微笑。

复活节大游行是维省的第二大游行，参加的团体有数十个，代表不同的民族和社区。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曾连续三年参加游行，赢得最高奖项，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喜爱法轮大法。



今年参加游行的学员有80多人，有威武的腰鼓阵，优雅的唐装舞，翩跹的彩绸舞和欢快的扇子舞，还有功法表演及莲花彩车。游行历程5公里，沿路的人们不停的为法轮大法鼓掌，不时听到有人在说“法轮大法，太棒了！”◇

## 印度学生感受法轮功的神奇

【明慧网】据印度人报报导，法轮功已经在印度邦加罗尔的一所学校里扎根。亚士万波尔的巴普公共综合学院将法轮功纳入了教学大纲，并因此而赢得声



望。今天，巴普综合学院的小学和高中生努力地练习法轮功功法。校长卡玛拉玛说：“这能给我们的学生带来益处，为什么不将其纳入教学大纲呢？”

九年级学生巴瓦妮说：“法轮功让我受益无穷。使我能更好地集中精力，我的分数也上升了。当我炼功时，我的身体在发生着变化，就好像飘起来了一样。”“炼法轮功以后我感到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沙拉达说。一些学生说他们的父母和邻居也加入他们一起炼功。

法轮功目前在印度的一些主要城市发展着。

文 / 广东揭阳一名警察

【明慧网】2005年3月5日上午10时多，我接到一个同事打来的电话：公安局出事了。林曙东、郑松居、郑所长等四人在普宁到惠来的高速公路上，由于车后轮爆胎，车上当时坐着的五人，四人当场死亡，只有一公司老板平安无事。

我眼前不断出现这几位同事的面容：林曙东是王局长（原揭阳市公安局局长）的秘书，33岁；郑所长33岁，郑松居41岁，都是年轻人。我在深深的悲哀中，回想起今年正月十六那天晚上，我在和一位法轮功学员喝茶交谈。他向我讲了法轮功的真象，并认真的告诉过我，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必遭恶报！

当时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不太相信有神的存在。可是眼前发生的事却不得不让我信服，这关系到生命的大事能简单说一句巧合就完事了吗？同一车人，而去世的三名警察都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只有那个公司老板幸免。我带着疑问又去找那位法轮功学员指点指点，他告诉我：“一个人不管他过去有过多大的过错，现在只要不破坏法轮大法，不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有正念和正信，一定会有福报的，反之，罪可大了。你的同事虽然工作很积极，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历史上迫害佛法和修炼人的罪是最大的，他们几个人不分好坏，只听上级的命令，积极传达迫害大法弟子的文件，还谩骂法轮功。郑所长在担任炮台镇副所长期间就积极抓捕大法弟子多人去迫害。虽然得到功名利禄，可是他们的上级却不能保住他们的生命。有些警察虽然知道大法弟子都是最善良的好人，可还是昧着良心在干坏事，还在继续抓捕大法弟子去迫害。善恶必报是天理，等待他们的是最严厉的惩罚。”

3月7日上午，我到揭东殡仪馆，最后一次同战友告别，望着眼前的几个遗体，并放着棺木，还有墙上的遗像，一滴泪水不停的流下，我太为他们难过了，太悲伤了……他们做了江泽民的牺牲品，自己都不知怎么死的？家中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而去，永远的去……

我过去也抓过大法弟子，也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可是后来同多位大法弟子接触，看到他们的真诚、善良、宽容和忍让。我被感动了，暗中保护他们，同大法弟子成了好朋友。我真为自己能及时醒悟而庆幸，同时感激大法给我的机会。

为了还活着的战友的生命，为了同行兄弟的合家幸福，我大声疾呼：“同行们，快快停止迫害吧！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 揭阳市一位善良老人遭受的迫害

揭阳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广东揭阳市榕城区人，今年六十多岁。1998年我在公园里晨运，偶然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在炼功，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大法几个月后，我一身疾病一扫而光，而且面色红润，皱纹减少，老人斑消失，甚至连戴了二十多年的老花眼镜也摘掉了。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1999年7月，江氏集团开始全面疯狂镇压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这么好的一门功法，为什么竟受到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打压？我

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把自己和身边同修修炼大法后的亲身体会告诉每一位相识的人，希望人们多了解一些真象，不被媒体宣传所误导。2004年1月8日，我在讲真象和发传单时被抓。在揭阳看守所里，狱警强迫我做劳役，几个月后，我被转到揭阳第二看守所，2004年9月份，法院居然在没有经过开庭审议，甚至连我本人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炮制”了一份对我的判决书，罪名是“宣传真善忍，扰乱社会治安”，刑期是四年。宣传真善忍居然会扰乱社会治安？我依法提出上诉，可是上诉被撤回。

## 从我的经历看“天安门自焚”

文 /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明慧网】我是某修配厂的修理工。97年11月3日，安装烤漆房，由于电焊工的过失导致油桶爆炸。我当时满地打滚都无法将火熄灭，造成深度烧伤。

深度烧伤住院必须住隔离病房，住无菌室，要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治疗和护理，医护人员必须穿高温消毒的防护衣和戴消毒口罩，无菌病房绝不允许不穿防护衣的人员踏入一步，整个治疗过程都是一丝不挂的，医生说：烧伤以后，身体内部发热，身体表面不能缠绷带，否则，体内的热气、毒气会导致人死亡。

看到“自焚”录相中深度烧伤的刘思影全身缠着绷带，我就觉得这不符合常识；记者采访又不穿防护衣，不戴消毒罩，这是在给刘思影治病呢，还是为录制镜头播放呢？刘思影既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术后四天为什么能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又说又唱的接受采访呢？这不是在演戏吗？



烧伤病人要在空气中晾着，护理人员要穿卫生服，戴口罩以防

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全身

我很快明白了，这都是共产党和江××互相利用编造的谎言，诬陷栽赃法轮功，欺骗民众。

我虽未修炼法轮功，但我觉得人都应该维护正义、抵制邪恶，我要说句真话。



### 全球公审江泽民

迄今至少已有 1692 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

为了维护正义、制止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南韩、澳洲、希腊、荷兰、台湾、玻利维亚、秘鲁等地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将江泽民告上法庭。目前世界各国有 30 多名律师一起起诉江泽民。律师泰瑞-马什说，这么多律师起诉同一个人，在世界历史上、在法律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2004年12月16日，我被强行送往广州白云女子监狱，这时近一年的牢狱生活让我每天都忍受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我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狱医发现我的血压再次高达230毫米汞柱，不敢接收我，看守所借口要开会研究，逐级申请，又耽搁了一个多月，才把我带到人民医院复检，这期间又敲诈了我家人五百多元的“检查费用”，可是复检结果和白云监狱给我做的检查结果一致，他们才不得不在2005年2月3日放我回家。

